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𣂏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遠哉

○宋元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平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音致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六

元　汪克寬　撰

昭公下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景侯伐莒左傳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

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疏吏反）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於元反）何忌衛公子朝（如字）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蜀杜氏曰書自宋南里以志宋不能討也）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苦浪反）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音現）矣陳氏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霸權號召天下今

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啖氏曰昌間魯地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或以非其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音預也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三綱軍政之本通旨三綱軍政之本春秋寓軍政於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孔子曰我戰則克於春秋見之矣兵家上策先自治凡羣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蘇典反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詩照反下同長展兩反下同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隱五臧僖伯云云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仲尼燕居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是故觀于有革所巾反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僖二十八臨力鴆反哭曰臨衆于洛陽袒音但而發喪為于偽反義帝也而漢祖遂王去聲前高祖二年本紀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古亂反乘大輅公羊子家駒云云皆天子之禮也其臣則八佾舞於庭

旅泰山以雍徹見論語其宰則據大都南蒯侯犯公山不狃執國命陽虎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剌大夫盛強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興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剌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左傳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

亂頹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 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 杜氏曰三月而葬亂故速髙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 左傳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杜氏曰承叔鞅言而書之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禮運則以京師為室公羊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師者本也唐裴耀卿傳國家大本在京師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蔡氏傳古之人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其作鴟鴞詩以遺唯季反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朱子傳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室鳥自名其巢也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

也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裔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去聲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如字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通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書王室亂譏景王任情溺愛不明嫡庶之分以致爭亂失正家之道也不曰京師亂者京師衆大之稱呂氏曰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劉氏曰言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唐虞公天下則相禪音繕為墠告天而傳位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左成十五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襄二十九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公羊隱三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桓六鄭突歸而不氏以國桓十一陽生入而得係于齊哀六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葵丘五禁初命之辭何氏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

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導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為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有甚於惠襄也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

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愚按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劉氏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

劉子文單子穆以王猛居于皇

單音善後同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

市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代東圉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黄亭張氏曰漢志鞏有黄亭西北有湟水恐按鞏縣今屬河南府路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宋以齊蔡衛陳人伐鄭公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及楚人戰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紀季以酅邾庶其以漆閭丘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黑肱以濫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魯以邾子來晉以潞子歸宋以曹伯歸蔡以沈子歸陳以頓子歸鄭以許男歸楚以夔子胡子歸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扶粉反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

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

孫氏曰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安定胡氏曰奉王正也以王非正臣不宜以君也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而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為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大夫之以夫人有君命存焉劉單以王猛則專之爾陳氏曰凡以非順辭也以號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是單旗劉狄以大夫專廢置君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為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是故殺子朝於楚僭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蕕逾年克之

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單劉以復辟之義也

按左氏景王大音泰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

賈氏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敬王猛母弟杜氏曰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單劉以王子猛次正故立之王子匄猛母弟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晉人攻朝立匄是為敬王孔氏正義杜說猛為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娣之子愚按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嫡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禮無疑

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質涉反）中心服也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扶問反）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李氏理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賤宗社之本啟禍亂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之亂景王自亂之也）易曰王居无咎（渙九五象程子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稱居

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書居例詳見二十六年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者書志事春秋書法也○劉氏曰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秋劉子文單子穆以王猛悼入于王城左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張氏曰乃周書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於此春秋所謂京師者皆指此也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愚按地即今河南府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陳氏曰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

踰年猶未稱王也此爭立也其遂稱王成猛之為王也猛宜立者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音現)居尊得正又以別(筆列反)乎諸王子也(適音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君前臣名(曲禮)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音到)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

名名其君而不嫌者吳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安定胡氏曰王不當稱非王無以定尊位猛不當顯非猛無以明嗣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所賣反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本劉氏意林張氏曰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亮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愚按劉單當艱難之秋任托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

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驂乘之戒罪其太專無人臣之禮耳通旨入者難詞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為篡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名也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通旨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臨川吳氏曰

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王氏曰其稱卒雖與王子虎同然書居于皇入于王城則見其正而當立矣○劉氏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不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于諸侯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失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

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頃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杜氏曰謝取邾師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詰嗣為大夫

○晉頃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晉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訴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

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畢已故也文集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婼以周禮爭之乃不果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婼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之乃不果與又郤范獻子而拘中豐書執我行人則不以其罪也稱晉人則非伯討也家氏曰叔孫豹會于虢莒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婼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頃人圍郊 左傳二師圍郊郊鄩

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晉師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杜氏曰討子朝也郊周邑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郎狄反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知陵反濟師渡伊洛也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手又反省視器具左傳僖二十四王出居鄭臧文仲曰天子

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徐遣大夫往焉

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音現矣

通旨問按傳乃助天子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他褒異之辭與伐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為伐天子也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歟曰然薛氏曰著晉人之不急勤王也東萊呂氏曰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愚按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力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也在位三年弟申立是為昭公通旨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〇秋七月莒子共庚輿來奔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呼報反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氏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

書而書其出奔惡烏故反之也高氏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家氏曰郊公在喪不感亂臣挾以為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王朝之下士侯國之士小國大夫之類或以人人之賢否不足紀或以事事之功過不足錄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僚敗頓胡沈蔡昭陳惠許斯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敗必邁反父音甫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

反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言敗何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

也獲陳夏齧上下之稱也杜氏曰雞文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趙氏曰今屬壽州愚按安豐縣今屬安豐路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反楚師已熸子潛反杜氏曰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吳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愚按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既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

諸侯之師

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去聲蔡陳許則大夫師師言戰則未陳直覲反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高氏曰頓胡沈其君自將蔡陳許大夫帥師是以其次如此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僖十九鄭棄其師自棄也閔二齊

人殲(子廉反)于遂自殲也(莊十七)或曰滅或曰獲別(筆列反下同)君臣也(杜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僖十五)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户化反)元(宣三)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啖氏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胡子沈子是也言與國滅同也生擒曰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夏齧死也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愚按齊國書亦死獲)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

民志易履卦大象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以外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吳合故皆外之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陳氏曰同類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貶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如字左傳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杜氏曰狄泉洛陽城

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
張氏曰即僖二十九年翟泉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通旨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為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薛氏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

子朝䕫孽奪正以賤妨貴基

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僣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簒辭高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音現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常武王謂尹氏指尹吉甫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詩大

序主文而譎諫而不以害意孟子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有美而或過如閟宮頌僖公而曰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有刺而或深如節南山刺周用尹氏而曰國既卒斬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扶問反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都玩反自聖心游夏不能與音預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劉氏曰公羊意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非也

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穀梁云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亦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通旨問穀梁曰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人既討弑君之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為簒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爾曰然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為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愚按王城地震而有子朝

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乃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三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今此書有疾乃復殺如字恥也殺猶滅也何氏曰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以周公之胄千乘繩證反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呼報反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

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且刃反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本孟子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愚按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人臣將命以修聘雖有疾亦不當復不可壅君命也人君修鄰國之好有疾則不可不復既有疾則不得成禮故也

癸未敬王二年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侯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及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為大夫是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無叔孫字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大夫執而致則名執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

稍有動心忍性强其丈夫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二十五年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劉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褒之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左傳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釐左又作犛力之反又音來平公也在位十八年子成嗣是為悼公○冬吳滅巢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吳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杜氏曰巢楚邑劉氏曰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王氏曰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愚按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

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音息莊公曾孫葉公諸梁父也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如曹取濟西齊取汶陽鄆讙龜陰皆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本孟子家氏曰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

葬杞平公

甲敬王申三年**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左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愚按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己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逆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頃**趙鞅宋**元**樂大心衛**靈**北宮喜鄭**定**游吉曹**

悼人邾莊人滕悼人薛獻人小邾穆人于黃父諸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諸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愚按在今平陽路河中府

按左氏鄭子大叔音泰游吉如晉范獻子士鞅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傳在去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趙鞅令如字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夫以

王猛之無寵單旗(穆公)劉蚠(扶粉反文公也)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音邵)伯奐南宮嚚(魚巾反極之子)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如字)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孽(魚列反)配適(音嫡)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幽王愛伯服立為太子而黜宜臼晉獻公寵奚齊卓子而殺申生)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二十六年子朝云云)

非異人任音壬襄三年鄭成公云云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為王之類失此義矣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不為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使諸大夫以誅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而可以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愚按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畧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

黄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俟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于魯而蔽于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有鸜鵒來巢鸜其俱反本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記異也非中國之禽宜穴又巢也穀梁傳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

傳秋戀反曰鸜鵒不踰濟子禮反見周禮考工記注不踰濟無妨中國有濟水東北會于汶音問見禹貢蔡氏傳濟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汶北汶也濟水東北至

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本李氏指掌異同編故書曰有顏師古曰公羊云夷狄禽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劉氏曰云云象李氏將逐昭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何氏曰此權臣竊國自下居上之徵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三十一年荀躒謂季孫曰子姑歸祭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於証反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愚按劉歆云羽蟲之孽其色黑乃視不明聽不聰之罰蓋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

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政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懟哉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傳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相繼之辭也杜氏曰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啖氏曰季辛不言大承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于付反雹地震四見音現於經三年四年大雨雹十九年二十三年地震旱乾音干為虐相繼而起三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及此年大書雩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

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叔孫婼子家駒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音融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見書高宗彤日及無逸篇劉歆曰野鳥自外來登於宗廟器是繼嗣將易也高宗恐駭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攘其妖致百年之壽宣王之時旱魃蒲末反旱鬼也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下孟反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扶又反行見大雅雲漢詩及小序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

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啖氏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按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劉氏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揚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抗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

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羊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杜氏曰陽州齊魯竟上邑

内出奔稱孫隱也杜氏曰諱奔故曰孫若自遜讓而去位也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杜氏曰未敢直前故次于竟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昭公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音秘弗許請以五乘繩証反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

他得反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以君伐臣昌為不勝魯自東門遂襄仲居東門殺適音嫡立庶殺子赤立宣公事在文十八年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宣成襄昭矣晉史墨云云見昭三十二年作三軍盡征其一襄十一年舍音捨中軍兼有其二昭五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襄十二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襄二十九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

東門氏遂宣十八南蒯苦怪反一動而公子憖魚覲反奔昭十二年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吾以費為公臣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奔齊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乃旦反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程子傳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象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象曰屯其膏施式豉反未光也同上膏澤不下及是其得施未能光大也昭公不明乎消息

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愚按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如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信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奸其誰曰不濟茍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齊侯唁公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

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范氏曰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愚按今屬東昌路德州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說文唁弔生也趙氏曰弔生曰唁詩歸唁衛侯

齊侯唁公于野井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為恭也以遇禮相見愚按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

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左傳曰叔向曰君有大喪無慼容不顧親也殆失其國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注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五年晉司馬侯云云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

以西請致千社杜氏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見也石氏曰觀齊侯致餼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辭不哀可見矣任氏曰公孫于齊求齊為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强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矢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家氏曰昔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

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

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家氏曰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也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憂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録君臣之恩表其節為後世勸傳見二十四年愚按舍子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十有一月己亥宋

公佐卒于曲棘元公在位十五年太子欒嗣是為景公公羊傳曲棘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邾公也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張氏曰在開封府雍丘縣愚按今汴梁路杞縣

按左氏宋元公為于偽反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七計反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

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

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筆列反之也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理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書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强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景侯取鄆左傳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正月齊侯取鄆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郫魯邑也注見文十二年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于偽反公取郫使居之也杜氏曰欲取以居公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音現下同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

愚按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于齊魯交之境而謀獲國也

及書齊侯取郫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

愚按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納北燕而取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郫於公至自齊居于郫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郫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

君

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本孟子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呂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陳氏曰外取邑不書雖取諸我不書取鄆以居公則何以書痛齊侯也齊侯將納公以渠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合諸侯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於魯戮意如以示天

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己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奚其爵愚按不書齊侯伐圍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與外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末矣

乙酉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吳僚十一**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愚按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又集意如既已逐己之君而昭公孫齊居鄆次乾侯不得入其國矣其葬人之君乃罪之輕者何用變文以示貶乎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

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是崇君之道杜氏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王氏曰公自野井來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穀梁居者居其所也愚按居猶處也處己所有之地也衛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外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國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于是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昭二

十四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二十三年愚按悼王未入王城亦稱居于皇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本詩北山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昭二十衛侯如死鳥齊景公曰猶在境内則衛君也坊記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守又反祭義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凡據土背君曰叛如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之類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啖氏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内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劉氏曰有天下者固家天

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上雖失之下莫敢有也天子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位而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杜氏注　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于偽反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什居反齊大夫帥師從公圍成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

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不書齊師者景公怵雪律反於邪說本漢書如淳曰見誘怵也為義不終故微之也王氏箋義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伐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其罪咸具矣通旨書公圍成猶言成非昭公所有矣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愚按書取鄆

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爭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内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至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己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唯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内外之别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邪〇劉氏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此小之甚者不可謂

大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郊邾子莊杞伯悼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左傳謀納公也孫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而不能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可得而主齊故齊侯矯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郯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鼎峯趙氏曰鄟陵即鄟故墟

公至自會居于鄆穀梁傳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愚按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

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鄭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屬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强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之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九月

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乃立昭王○冬

十月天王敬入于成周 左傳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雈谷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

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十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宫晉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王入于莊宫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杜氏曰成周今洛陽愚按今河南府治

左氏曰晉知音智躒音歴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音班晉大夫戍周而還音旋李氏瑾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而論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擁兵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

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穀梁僖二十四年注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為國風通音問王者無外而曰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王城成周孰為京師豈皆非京師歟何其皆不書京師也曰入者難詞也王城成周不稱京師此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魚列反弱其世適音嫡之罪著矣安定胡氏曰因狄泉故稱入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敬王即位于外四年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即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王即位于外也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文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

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愚按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萇弘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非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城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

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然則於王猛何以惜此義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旗劉狄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亶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

思肆其罔極兹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布腹心而諸侯實深圖之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昭十三叔向云云 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烏故反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漸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漸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

宗而人心不附適音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注見隱元年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見僖五年九年十年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音腹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氏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終始爭尹氏以二卿序尹氏之下

則從之者而已王氏箋義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愚按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篡賊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奔乎若云召氏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

丙戌　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　齊景三十三　衛靈二十　五年　蔡昭四　鄭定十五　曹悼九　陳惠

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弑

春公如齊景杜氏曰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左傳處于鄆言在外也高氏曰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可絶乎○夏四月

吳弑其君僚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戸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剌王鈹交於胷遂弑王季子至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復命哭墓掩餘奔徐燭庸奔

鍾吾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展兩反諸樊次餘祭側界反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史吳世家諸樊兄弟欲以次必致國於季札餘昧卒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立餘昧之子僚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公羊襄二十九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故稱國以弒而不歸

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定十三年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去聲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邵之所以安商周伊尹相太甲召公立康王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三國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曰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如字又音侍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如齊豎刁易牙立武孟秦趙高立胡亥漢中常侍立順帝唐官官立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之類則將焉

於虔反用彼相息亮反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通旨問公子光嘗曰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季子當如何曰光當立罪在僚故猶稱國以弑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辦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劉氏曰僚廢讓而毀義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弑其君陳氏曰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故賊不書主名臨川吳氏曰國之大臣及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于光也故稱國弑愚按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于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為夷眛之子而公羊以僚為札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為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為夷眛

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為是

楚昭殺其大夫郤宛郤去逆反穀作鄀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矣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是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

利也國將如何令尹病之張氏曰恃國人之悅已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僖七年傳稱國以殺其大夫罪累上也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代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去聲)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將為(于偽反)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

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音捨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成周故也霸圖不競茍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家氏曰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賂二君懵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齮齕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也汪氏曰文十五年之盟扈謀討齊商人弑舍之罪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會扈本非謀討意如但謀納昭公耳士鞅受意如之賄而弗克納然皆廢天討矣春秋序于扈之大夫而無貶辭蓋以籍奉致諸侯之戍于周猶能踐戍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也在位九年弟野立是為聲公○邾莊快來奔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為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彊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黒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公如齊景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氏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

重見從宴媟也**公至自齊居于鄆**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愚按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乎噫可嘆也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杜氏曰六月而葬緩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

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竟內邑在魏郡斥丘縣張氏曰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於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外之乎或問公孫於齊次於陽州公如晉次於乾侯禮宜止于遠境乎昭公自不欲進乎抑齊晉之君阻之而不使之前乎筆之之意安在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季氏逐君不待貶而惡自見聖人至此全罪昭公之不君也愚按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

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睎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非而弗受略無凡弟孔懷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嘆哉○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定公也在位十六年子蠆嗣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悼公也在位二十五年子結嗣是為頃公

冬葬滕悼公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王氏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杜氏曰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遣使疏吏反來唁 襄陵許氏曰前蹀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魯志也故稱來焉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也昔狄人

迫逐黎侯而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在六年冬儀禮大夫聘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遣使來唁而稱主君杜氏曰比公於大夫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孟子本諸侯失國諸

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家氏曰唁虛禮也通旨歸唁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唁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唁譏之也愚按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矣益哉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公如乾侯襄陵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高氏曰齊侯比公

于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愚按左傳云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責之乃不歸馬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是事也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曰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于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揜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為太子是時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五計反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民逃其上曰潰見左傳文二年又成二年左傳上失民也孫氏曰季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知陵反昭十三至於潰散杜氏曰潰散叛公豈非昏迷不反自納於罟音古擭胡化反陷穽才性反之中其從才用反者又皆艾魚刈反與刈同殺其民視如土芥前賈誼傳殺人若艾草菅其下不堪所以潰歟范氏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斷改過以補前行下孟反之愆也自

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通旨鄆本魯邑書齊人取鄆而居昭公言鄆非魯地也又書鄆潰則民之不與昭公可知皆深罪昭公之意愚按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强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民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存公故也何氏曰

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二十五年孫齊）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容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陸氏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身而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稱在也劉氏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前書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薛氏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

書居乾侯書在内外之别也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於鄆稱居於乾侯稱在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歐陽公新唐書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扶又反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范氏唐鑑李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

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君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劉氏曰左傳云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非也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古人所謂若在境内則猶君也是以不歲首書鄆耳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是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然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又潰散公無所入覊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是聖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豈但徵過哉公雖有過不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專攻公身而已愚按杜氏云釋不朝正于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于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為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

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于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去起呂反頃公也在位十四年子午嗣是為定公○

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左傳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愚按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 羽公作禹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沈尹戌城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莊十年傳徐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書名所以絕之也啖氏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

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庚敬王寅九年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傳言不能內外也杜氏曰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高氏曰鄆曰居者鄆魯地公所有乾侯曰在者乾侯晉地非公得而專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適丁歷反杜氏曰適歷晉地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會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二十七年士鞅云云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二十六年申豐

貨梁丘據二十七年貨士鞅禱於煬宮求君不入見定元年左傳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加之惡謚定元葬昭公於墓道南欲為惡謚榮駕鵞諫乃止安在乎事君如在國本李氏指掌與同篇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及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音現者也見微旨得春秋所書之意矣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

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后書故文公在晉敎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歴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于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茍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况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由范

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愚按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畢辭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捶謝過以示憂慼則其奸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也子定嗣是為襄公入春秋唯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及此年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公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陸氏曰在晉地故不言來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蓋季孫有不納公之言故荀躒唁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意得通乎君矣夫不恤見逐之辱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強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

魯侯而已○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使淫人懼焉穀梁傳來奔内不言叛也杜氏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襄二十一年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以不義則特書其名謹之也何以不書叛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唐陳氏曰不曰邾史闕文二傳不言其闕恐近于鑿愚按濫屬今寧海州二傳皆云邾黑肱而公穀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失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別乎邾皆妄說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

其地以封子弟况蕞爾之邾乎苟别於邾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邾黑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邾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别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邾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黑肱乃天子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為奔於諸侯邪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耶三傳又何以皆稱濫為邾地邪○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晋史墨曰

六年及此月也

吳其入郢乎

辛敬王卯十年三十有二年晋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薛氏曰公居乾侯而

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劉氏曰左傳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之盡異此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復以何事為解乎

取闞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蜀杜氏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猶復得之如取諸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家氏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非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愚按公羊云不繫邾婁諱亟也凡春秋書取地而不繫國公羊皆以為邾邑而諱亟抑何謬邪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虔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蠻荒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定韓不信齊景高張宋景仲幾衛靈世叔申鄭獻國參曹聲人莒郊人薛獻人杞悼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音泰參七南反莒人下公作邾婁人穀有邾人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

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天子有道守手又反在四夷見左傳昭二十三年杜氏曰德及遠令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愚按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竟

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動天下之衆以築千雉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嘆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會于狄泉尋盟不書諱之也通旨諸侯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大夫不稱人未有可與者故其辭平而不複呂氏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高郵孫氏曰不書京師所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為國風之意

臨川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敢歸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

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陳氏曰諸侯有事於京師如隱六年歸粟宣十五年成二年十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戍之亦不書襄二十四年城之猶不書也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薛氏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專恣也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傳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於今為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側界反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音歷而復國桓十五衛侯衎苦旦反為孫甯所逐而出奔襄十四入于夷儀而復國襄二十五昭公在外八

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通回反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扶又反得也魯自季友受費音秘以為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見公羊傳十五孚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

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猶強梁也詩疏山横自恣之貌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本日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皦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愚按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

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強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没於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内弑君則不書葬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七

元 汪克寛 撰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左傳史記不見其母之姓氏在位十五年

壬辰 敬王十一元年晉定十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

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穀梁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何氏曰本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即位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劉氏曰其非正始柰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於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隤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魯於是曠年無君公羊文九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

及務人公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

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

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秋戀反則

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氏曰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

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孫氏曰不書正月

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黜强臣而存

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月甍於乾侯魯國

之政聽命强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

無所承也家氏曰子惡之弒宣公之立襄仲立之也

春秋猶書正月今昭甍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

者正月者天王以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

中者也惡弒宣篡是雖為篡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

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於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於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蜀杜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焉正者所以繫一國令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薛氏曰元年書正以正其始昭公已卒定公未克踐作是昭公之末世未得為定公之始年也沙隨程氏曰定公未立先書元年春者追書之也愚按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

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於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於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三月晉定人執宋景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左傳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屬役於韓簡子還卒於甯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為夏車正仲虺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何氏曰禮諸侯為天子城各有分丈尺仲幾不治所主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氏曰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為于偽反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

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周禮司隸乃大司寇刑官之屬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丁亂反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見大司寇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公羊僖二十八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春秋書執三十有一皆不書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于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于京師疾之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

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為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為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愚按左傳云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城成周不稱京師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特稱京師者所以誅晉人視周室比於小國失當尊之分也地非而地而或曰成周或曰京師聖人之意蓋有在矣○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臨川吳氏曰左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所書但見其執於京師不見其歸于京師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録乎

內也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即位何以日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此其日著之也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日而後即位趙氏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

愚按桓公薨于齊二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日以誅季氏也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葢遲速進退

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孫氏曰定公繼奔亡之後制在季氏故昭公之喪至六日而始得即位此制在季氏可知也故書以著其惡以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

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音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呂氏曰成王方崩太保以冢宰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徒回反先入猶未

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檀弓殷人殯于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魏志辛毗女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音笥）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現）諸行事為永鑒耳（張氏曰意如親

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魯之君臣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鑑者也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日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君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汚於偽誘於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于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偃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

與之亦以誅之也愚按定公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雠誅於利而忘其辱故雖內無所承上不禀命亦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比於文成襄昭哀而無貶者美惡不嫌同詞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杜氏曰公在外薨八月乃葬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九月大雩　薛氏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啖氏曰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先

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雩按雩者以祈雨也若待先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為例故有此分别

○立煬宮煬羊讓反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穀梁傳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杜氏注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見檀弓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注見成六年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林放之嘆乎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為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

曰煬公以弟而繼凡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愚按季孫行父立武宫已爲非禮剏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傳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子曰菽何氏曰菽大豆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范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陟仲反之應於證反劉氏曰周十月令八月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

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可殺菽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恥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愚按或言春秋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之菽為霜所摧是以為異若十月隕霜不應專殺豆苗不及餘穀今考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王莽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亦謂其獨殺耐霜之菽可乎

癸巳 敬王十二年 晉定四 齊景四十 衛靈二十七 蔡昭十一 鄭獻六 曹隱二 陳惠二十二 杞悼十 宋景九 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 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

兩觀災觀工喚反公羊傳記災也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正義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崔氏古今注蓋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為門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録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劉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主災者兩觀也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又云曷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此亦非也新作不可序下災不可序上亦常理爾穀梁云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亦非也愚按何休云雉門兩觀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

不書今考延廐南門之新作皆書而郊禘僭禮皆不諱則雉門兩觀之作蓋在春秋之前故不見耳抑豈所謂新作南門者即雉門之類歟

○秋楚昭人伐吳闔廬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公子繁襄陵許氏曰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錄自襄三年書楚伐吳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於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貶人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何氏曰譏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辟也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修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杜氏曰象魏門闕哀三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謂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公羊昭二十五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何氏本旨

御廪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太室屋壞皆不言別葺獨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孫氏曰公不知僭之惡也書新作侈而大之也劉氏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高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不言作言作者

收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遇災而不知以為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終無已也特書新作罪在定公也家氏曰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君不能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是謂天變為不足畏也○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雉門先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出入處也觀者門飾也各順其序而書之耳

甲午三年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定程子

傳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夏四月○秋葬邾莊公杜氏曰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左傳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氏曰拔地闕郯即拔髙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襄陵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禫祥之會猶未爾也憖按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才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沂田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乙未敬王十四年　四年　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三鄭獻八曹隱四弑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也在位二十四年子柳嗣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文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郊頓子胡子滕子項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齊景國夏于召陵侵楚　昭召音邵晉楚兵交止此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

侯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失諸侯程子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

按左氏傳秋戀反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于偽反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

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杜氏曰劉文公王官伯也若能暴蒲卜反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據齊桓伐楚晉文戰楚皆未嘗請命于周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旋書曰侵楚陋之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此救蔡伐楚也書會於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伐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劉氏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

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吴乗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僭亂之患而吴以一國之師敗之吴子主黄池之會自此始也王氏箋義楚為不道晉率諸侯為蔡伐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故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説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皐鼬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賂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吴所以横行于上國也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霸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

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襃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為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讎之義故為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柏舉之為襃則知召陵之為貶也

夏四月庚辰蔡昭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據左傳項氏曰齊桓先侵蔡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書滅沈罪公孫姓也呂氏曰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啖氏曰書殺言蔡罪甚也陸氏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音腹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烏故反於前無以先去聲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

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哀四公孫翩射蔡侯卒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逞其忿焉夫蔡屢為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定不能恢宏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一沈不能容而殺之歸惡於蔡是重楚人怨蔡而易晉爾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於沈也家氏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為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憯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宋以曹伯陽歸哀八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愚按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

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不書

宋人殺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鼬由又反臯鼬公作浩油左傳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穀梁傳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程子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鄭氏曰臯鼬鄭地城臯也愚按屬今汴梁路鄭州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

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宋氏曰及者汲汲也内為志也公新即位汲汲求諸侯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愚按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

夫盟于扈此年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臯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臯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陸氏曰左氏云將長蔡於衛祝佗私於萇弘言踐土之盟衛先於蔡按踐土先書蔡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非也襄二十五年會於夷儀盟于重丘亦會盟異處矣何不別書公及耶何休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荅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録之亦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春秋何喜哉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悼公也在位十二年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

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六月葬陳惠公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會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許遷于容城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折之近地愚按今許州臨潁縣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鑒○秋七月公至自會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合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張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意不在侵也○劉文卷卒卷音權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何以卒賢之也杜氏曰即劉蚠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劉氏曰王者之

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高氏曰名陵會罷而卒則知臯䶂之盟以疾不與也莊二十三年傳天子內臣不正其外交故劉卷來赴不書其爵秩○劉氏曰穀梁云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是王猛本正也穀梁謂其叅何哉愚按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旗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爾

○葬杞悼公○楚昭人圍蔡昭左傳楚為沈故圍蔡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徵之

○晉定士鞅衛靈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强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

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令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愚按荀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狄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師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趙氏曰以著其暴耳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昭 以吳子 闔廬 及楚 昭 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

吳始書子書戰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

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欲之昭公不與為是拘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於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

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杜氏曰

柏舉楚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去聲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聲惡不悛音痊復扶又反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必邁

反

楚師成霸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以豉反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杜氏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吳為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普鄙反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適猶偶然也謂適逢其偶然之機會也非有救災恤鄰從

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音洛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孫氏曰吳稱子大救蔡也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王氏曰吳進而書子所以罪中國盟主之不振諸侯之不君也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杜氏曰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畔莫有鬬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奉頭鼠竄以為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身免也春秋之情見音現矣愚按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以中國而凌中國也僖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以蠻

荆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以吳子戰楚以蠻荒攘蠻荒而救中國也三書以唯柏舉為善故蔡侯吳子皆書爵以美之

庚辰吳闔廬入郢

郢公穀作楚左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鄖公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其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愚按郢楚都文王還郢在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時囊瓦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

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大亂也聖人誰毀誰譽平聲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乗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也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

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乗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故反狄之也聖人

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襃貶

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薛氏曰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家氏曰前書吳子褒之也此書吳貶之也夫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於周明正楚荘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則霸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國不絶祀故不言滅穀梁妄為義説不足取也劉氏曰穀梁云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楚獨存之耶愚按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午入曹又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

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故亦稱吳之入楚也

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頗通

丙敬王十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

申五年

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乏故歸

之粟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

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

范氏曰此通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通旨二傳皆稱諸

侯歸蔡粟共恩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

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

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愚按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畧言之與城楚丘戍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為美乎○於越允常入吳闔廬左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杜氏曰於發聲也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稱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高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

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王氏曰吳越相攻俱不以中國之號目之葢交譏之愚按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稱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因事之變以明

卿卒不繹之禮意如何以書卒見音現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昭四年豎牛立叔孫昭子五年昭子朝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致辟音僻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株戀反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盟翬逐之弒君也隱

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讐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家氏曰春秋卒意如不貶之貶乃所以深貶之也蜀杜氏曰於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〇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五年冬士鞅圍

鮮虞報觀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丁酉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獻**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遬後同左傳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困其國至于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畏鄭而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析定四年又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見害於鄭其

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矣王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況以人臣而專兵滅國乎前此晉荀吳嘗滅陸渾之戎然以安夏而滅戎也則罪猶可恕蔡公孫姓嘗滅沈矣然受晉令而伐沈則事無專命今游速因楚之敗興兵滅許無晉之命非攘外安內之師是弱晉而閒楚耳此皆鄭國君臣之罪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

○二月公侵鄭

獻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天王處於姑蕕辟亂也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愚按定公親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為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實迫於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況是時

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於鄭國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定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隷也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

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篡君亡國之禍故録之必自其禍之所起矣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秋晉定人執宋景行人樂祁犂杜氏曰稱行人非其罪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公羊僖四祁犂聘于晉左傳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主趙簡子飲於鴆反酒焉獻楊楯食允反干櫓也以楊木為之六十范趙方惡如字又烏路反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買音古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

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吏反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並據左傳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周安王二十六年索隱曰家人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曰諸侯唯求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冬城中城杜氏曰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高氏曰三

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愚按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歳交兵蓋始於此役也○劉氏曰公羊云仲孫忌譏二名二名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

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景鄭伯獻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鹹衛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强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俱至乎

齊景人執衛靈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杜氏曰稱行人非使人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霸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愚按齊侯稱人而又書侵所以重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霸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穀梁云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為重乎

齊侯景衛侯靈盟于沙公作沙澤左傳乃盟于瑣瑣杜氏曰結叛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縣今屬大名府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臨川吳氏曰執其行人而與其君結盟以叛晉齊衛之罪均也高氏曰

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於信哉

○大雩○齊景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意如之罪今乃與無名之師而加于魯當為而不為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皆貶也

○九月大雩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愚按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餘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災之

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横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鑒○冬十月

巳敬王十亥八年 八年 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蔡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景左傳門于陽州杜氏曰報前年伐西鄙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今公復加兵于齊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張氏曰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侵齊本出於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杜氏曰未得志故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公逾月之間

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為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劉氏曰穀梁云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僖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為大伐楚何以惡之也

○曹伯露卒　靖公也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弒之代立是為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夏齊景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

矣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盖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公會晉

定師于瓦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今滑州白馬縣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莊八年圍郕愛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上書師不書公故棐林之會宣元不言

趙盾而言晉師見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傳二年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亦書晉師於以見音現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反於齊以移其國昭二十六年晏子曰陳氏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後世若少惰則國其國也已在禮家施不及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昭五年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曰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鞅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于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

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棲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愚按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也在位四年○晉定士鞅帥師侵鄭子越嗣是為湣公

鄭獻遂侵衛靈○士公作趙左傳初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曰衛叛晉晉五伐我病如何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絶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服服故兩書侵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懷服則失霸何日之有陳氏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愚按齊之始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國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〇葬曹

靖公○九月葬陳懷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靈左傳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臨川吳氏曰魯於衛無可聲之罪故其師之出爲無名愚按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厓婚姻之國凌凡弟之邦非出己意而廹於霸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冬衛侯靈鄭伯獻盟于曲濮杜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從祀先公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

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信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蜀人馮山曰山字允南普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生死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杜氏曰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左傳定元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已上並馮氏說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

正以售承呪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葢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

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王氏篹義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日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説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為祫邪宜曰大事于太廟為禘邪宜曰禘于太廟為時享邪宜曰有事于其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

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

寶玉大弓之上李氏瑾曰此二事也間無他文同辭而書之見音現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薛氏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高氏曰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則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偽之迹禍亂之變彼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愚按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

謚號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倂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急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為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記以俟來哲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貨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杜氏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孫氏曰盜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器也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為國可知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于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

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命也通旨先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宫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得之書重其事也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夫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傳見明年愚按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于公宫而非取之于季氏也

九年

庚子敬王十九年 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〇夏四月

戊申鄭伯蠆卒 蠆敕邁反公作蠆獻公也在位十三年子勝嗣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于季氏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因諸西鄙而逃追而得之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穀梁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也 范氏曰封圭始封之圭戎弓武王征伐之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 音黄 封父之繁 扶元反 弱也 據左傳定四年祝鮀云云杜氏曰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

名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

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於阮反琰以冉反天球夷玉兊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見書顧命蔡氏曰皆先王所寶器物弘璧大璧也琬琰琬名球鳴球也夷常也兊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寶傳之莫不陳

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

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陪重也大夫為諸侯之臣家臣又為大夫之臣故曰陪臣雖先公分扶問反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

之臣見音現不恭之大也陸氏曰國之重器而為家臣所竊所以譏公而罪執政之臣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蜀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於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孫氏曰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者不可再見○趙氏曰左氏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按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不地羞也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為名且書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鄱陽萬氏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于陪臣迫夫陽虎以為無益于近用祇以為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于

此豈不重可憐耶噫納莒僕之寶玉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己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愚按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為辱然得之于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為榮適足以彰其失之之恥耳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景衛侯靈次於五氏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過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杜氏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

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愚按杜預云諱伐盟主故不書伐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諱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絶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絶晉乎○秦伯卒哀公也在位三十六年世子早卒孫惠公嗣

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十七